

大風

一年前後

默思

——紀念杭州淪陷致富春江前線將士——

本刊第七十三期出版之日，正是去年離開杭州的那天，西湖的嫺靜，錢江的壯闊，市街的繁華，如在目前，然而算來已經分別了整整的一年了。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天氣陰沉，在各機關完全撤退之後，有一羣青年，最後揮淚告別了這座美麗的城市，現在時隔一年，這一羣青年，已經鍛鍊成爲優秀的戰鬥員，在富春江邊，展開收復杭州的鬥爭，這是一件很有歷史意義的事情吧。回憶去年危城景象，對照今天戰場情況，真是無限的感慨，無限的興奮呵！

我們揮淚別杭州時，悲憤中含有堅決的志願的，我們決心離開行政工作，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所以軍次場口之日，請求政府，改建成軍，現在我們已經實踐了建軍的初衷，用血肉來答復了當時有人對於我們的懷疑。

當建軍初時，我們部隊內部，也頗有人不瞭解新的任務，不習慣新的生活，他們動搖，消極，逃亡，然而有千百忠實的農民，優秀的青年，不斷的加入了我們的隊伍，這種新的成分，使它日益廣大與堅強。在我們的訓練期中，曾經有人爲遲遲未得作戰機會而苦悶，也曾經有人爲各種缺點和困難而恐懼，現在，這一切都已溶解於現實的鬥爭。

雖然這一個多月之間，我們僅僅消滅了幾百個敵兵，但是積小勝爲大勝，在時間上，累積一年，就將消滅幾千個敵人，空間上，往綏遠到浙江，綿長的戰線上和廣大的游擊區域中，處處如此，則一年就將消滅幾十萬敵軍，持久戰爭最後勝利的根據就在這裏，我們的勝利是有其歷史，意義的，富春江邊光榮犧牲者的靈魂呵請安息吧，你們的血液將變作人類解放的路上的星光，中華民族奮鬥史上，將永遠留着你們的不朽的名字。

但是我們就千萬不能眩耀於目前的勝利而自滿，我們的進步，還沒有能夠滿足，我們的任務的需要。我們還有很多的困難，很多的缺點，每一個指揮員，每一個戰鬥員，每個政工人員都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求更多的進步。

民族革命戰爭的客觀條件，規定它是一個殘酷的長期戰爭，照目前的情勢看來，敵人尚未達其戰略進攻的終點，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時期，尙未完畢，以後將是一個很長的敵人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對時期，再後，將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却時期，最困苦的日子，還在後面，我們要拿出艱苦奮鬥的精神來，準備付給很長的時間，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纔會達到最後勝利。

戰爭的發展隨之將是我們的任務的發展，今天是遊擊部隊，明天要發展而爲正規軍隊，今天的游擊戰爭，明天要發展而爲運動戰和陣地戰，每個指揮員，每個戰鬥員，每個政治工作人員，要盡量從戰鬥中學得經驗，加強自己，努力準備接受更大的主觀條件。

對着富春江的寒流，對着江邊的秋山黃葉，白雲深處，依稀望見杭州，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但是憑着我們的艱苦奮鬥，必有一天能進軍杭州。憑着億萬中華兒女的奮鬥，最後勝利，必定是中國的。

73

大處着眼

王耘莊

——致從事救亡工作的青年——

上次和大家談「盡其在我」，不知都還記得否？盡其在我，確是從事救亡工作者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的精神，若是能夠盡其在我，不論他能力如何薄弱，總多少可以給與國家一點補益，否則，即使有飛天的本領，也決不能有補於國家，盡其在我，是就自身方面說的；今天再和大家來談談對人方面，對事方面，應當認清的一件事，——大處着眼。

★先就對人方面說，我們論人的時候，應當着重他的立身大節，從根本點——出處，進退，辭讓，受子之際上——與以注意；不應當專着眼於小節，否則的話，明於大義，風骨凜然的人，往往不看重小節，不喜歡做表面文章，也許反而會遭到攻擊；而昧於大義，毫無氣節的人，都往往注意小節，善於做表面文章，倒會受到信仰的，所以有人批評管子不死公子糾之難，而孔子却着重他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為「死於溝壑」以求「匹夫匹婦之諒」，是不必要的，歐陽修評論石曼卿說，從表面上看他，似乎很隨便，可是一考察他的平生大節，出處進退，則受子之際，是無一悖於禮的，反過來，有許多很檢點細節，小心翼翼的人，却不

免臨財苟得，臨難苟免，上海曾有一位以反日起家，刮了數十萬的人，却是生活樸素，勤勤儉儉的，便是一個最顯著的實例。此孔子所以有「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的話也。我的意思，不是小節不必注意，對己，當然要注意；可是論人，却應從大處着眼。人情鬼域，變幻莫測，青年人入世不深，觀察不周，很容易受人蒙蔽，所以我特別提出「大處着眼」四個字，希望從事救亡工作的青年們加以深切的注意，不要對於「有担当，負責任」的人，輕意表示不滿，而對於專事表面工作，不求真有補於國家的人，却輕意的信任。

★次就對事方面說，不要一事一事的分開來看，有許多事，應當總合起來看，察其利害，權其輕重，古語云：「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這句話應特別注意，青年們往往忽略一點，以為明知有害的事，為什麼還要去做呢？不知此中實有大道理存在着。其次是時間方面，也不能一段一段的分開看，凡事都要為未來打算，一件事，目前雖有利，將來却有大害，就不應當做；一件事，目前雖有小害，將來却有大利，也就應當做，青年們也往

往不了解這一點，以為捨利取害，是大不該的事，不知凡事都不能圖近功，求速效也。

★

總之，一句話，應當就大處着眼。否則，論人，是會給予有担当負責任而實心任事，不會弄手段鬧花樣的人以打擊，却去協助善於弄手段，鬧花樣，却無担当不負責任的人的；對事，是會欲避免小害，而得到了大害，貪圖小利，而損失了大利的。

（首都淪陷週年紀念日）

★本期要目★

一年前後..... 默思

大處着眼..... 王耘莊

救國工作的新標準——真..... 劉良模

老當益壯的遊擊戰士（木刻）..... 何其宏

論敵人的新進攻..... 谷風

我們相信公理戰勝強權..... 菲英譯

關於永康抗衛會（民衆意見）..... 程萍生

讀A·史沫特萊同志「一切爲着前線」以後..... 陸露

如火如茶的粵省民團與游擊隊

（游擊中間·十一月止）..... 本社

流寇隊長（集體創作·續）..... 王震之執筆

戰時戲劇講座（續）..... 丁敏

救國工作的新標準——真

劉良模

在抗戰進入第四期的今天，對於全國所有的救國工作，我認爲應該加上一個新的測驗標準，那就是一個「真」字。從現在起，實幹，快幹，硬幹之外，還要加一個「真幹」。

第四期抗戰乃是全國進入更艱苦階段的開始，我們是否能得到最後勝利，全要看我們在這個階段中的努力，在這個階段中大家如果再不切實地真幹一下，那怎能對得起我們的國家和子孫呢？

抗戰是一把無情的火，抗戰是試金石，它在試煉着國內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團體，和每一件事件。經過抗戰的火試煉以後，凡是一切虛假的，騙人的和不適合抗戰的人物，團體和事業，都現出了原形，後來也都老實不客氣地被淘汰了；即使有些沒有被淘汰的，但是祇要抗戰繼續下去，這些假東西遲早是要被淘汰的。在另一方面，凡是凡一切合乎抗戰的，真的對抗戰有貢獻的人物，團體和事業，遲早必然能得到全國人民的信仰和擁護，並且這種影響可以很快地傳開去，普遍全國。

全國的老百姓並不都是呆子，真的假的，好的壞的，實的虛的，他們一看便知道，並不會給你瞞個一世的。虛報和裝幌子不再是今天應做的事了。

從抗戰開始，一直到現在的十七個月中間，我曾在蘇州，南京，漢口和長沙，這幾個城市工作過，我都從它們反常的繁榮看起來，直看到它們被悲慘地燬滅爲止，這真可以說是「眼福不淺」了！可是這中間却看見了很多沒有真幹的地方。

都多城市都犯了「應有盡無」的毛病。在一個都市還在苟安繁榮的時期，如果我們去觀察一下，我們可以看見很多的組織，很熱鬧地排列着，什麼×省人民抗敵總會，××業抗敵後援會，文抗會，××協會等，但是如果我們進去仔細考察一下，都是

，叫一個工友搥了一面大旗，站在人堆裏，那就是這個團體的工作了！這真是慨乎言之。我們今天還需要這樣的團體嗎？不！這樣的團體是今天所絕對不需要的！我們不應僅僅做到一個表面上的「應有盡有」，而實際上却是一個應有的什麼都沒有的局面。從今天起我們應該把空頭組織都充實起來，把實在沒辦法的組織取消了。我們不一定要達到「應有盡有」的地步，但求所有的都是實在的。

有一位負重要責任的官員很感慨地對我說：「等因奉此，害苦了中國」。有許多重要的公事，因爲「等因奉此」沒有辦好，便攔在那裏，這一攔，不知就誤了多少抗戰的工作。本來在抗戰已進入緊急階段的今天，什麼都應該以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來辦，絕對不能再用的迂緩的方法來辦。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在用這個舊方法，這實在亟需改善的。記得在湖南的時候，長沙的民衆抗敵動員委員會的某負責人說：民衆對他們的響應太少了，以致他們要組織的工作隊，一個也沒有。我們知道了這件事以後，便動員了五十個青年，組織了一個工作隊，一面去信向他們報告，並告訴他們我們願做的工作，請他們馬上指定工作。在信去了一星期以後，回信來了，信上並沒有指定工作，却祇有一個調查表叫我們填，其實這一張表我們早已填過，他們不知給塞到那裏去了。他們回信的那一天離長沙大火祇有三天了。其實他們那時候馬上應該指定工作，何必再來叫我們填一張表呢？我們因爲看見時間已經迫不及待，所以便自動地到車站去服務傷兵，等不及他們的指派了。

在今天，我們大家應該摒絕官僚化的習氣，來真正做點有利於抗戰的工作。

這幾個城市都犯了有意地或無意地不動員民衆的毛病。當然，動員民衆的口號是叫得很響的，但是實際動員民衆的工作他們卻沒

空洞的上層組織，這些委員們都是一人身兼數職的，有時連辦公都不去，下面是一點羣衆基礎也沒有，湖南省的張主席在雙十節那天很沉痛地說：「我看見很多民衆團體，祇有一面旗子，一個圖章，在開什麼會的時候

有做到。例如在某一個大城裏面，戰區司令長官下令要動員民衆，而那地方負責動員民衆的當局在接到命令之後，並不馬上動員民衆，却先舉辦各民衆團體的登記，在這個過程中解散了幾個最有羣衆基礎的救亡團體，這樣一個「登記」化了一個多月，待事情更危急的時候，上面就再發命令下來，要他們馬上動員民衆，他們沒有辦法，便推家推戶去抄名字，居民以爲是抽壯丁，嚇得都逃走了。

「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這種現象在過去十六個月的抗戰中發現得實在太多了，我們應該痛改這個錯誤。我們應該說到做到，這樣才能問心無愧。

這幾個城市更犯了不組織民衆的毛病。有時候，民衆已經有了初步的組織，而負責者非但不把他們進一步更嚴密地組織起來，反讓他們四散掉。例如：某省的壯丁訓練素來是有名的，他們訓練壯丁的幹部都是學生，在表面上看是很有成績的。壯丁們信仰的是教官（學生），但是負責者並不命令那些學生始終和壯丁們工作下去，却在某一個時期讓學生回學校念書去，臨走的時候，也沒有叫學生把已有的關係留下來，以致在緊急關頭這班已訓練好的壯丁竟會無法動員起來。其實如果負責者能命令那些學生們進一步地去把壯丁們永久地組織起來，這樣這地方便會變成銅牆鐵壁，鬼子怎麼也打不進去。

「包而不辦」也是這幾個城市共同的毛病。在每一個城市裏面終有幾個團體和個人，他們是無所不包的；但是他們既包了下來，自己不辦，也不讓人家來辦。例如我知道某地有一個×抗會，他們的工作本來是很活躍的，這引起了某個團體的不滿，於是提出一張名單來；要×抗會接受做委員，×抗會接受了，但結果這個團體就不再追究這些委員到底是否到這會裏去工作，於是×抗會就由活躍的救亡團體變成了一個不死不活的空頭機關，壽終正寢。像這樣減低抗戰力量的事情，在第四期抗戰的今天，絕對再做不得了。

這幾個城市的官員都犯了在危急時先逃走的毛病。在平時他們辦事都很響亮，都很勇敢，但是在風聲緊急的時候，他們先走了，結果，全城當然陷於混亂狀態，民心軍心都渙散了，結果却使敵人

佔了便宜。其實一個地方負責長官，在最危急的時候，應做到別人可以先走，而我不能走的決心，這樣的結果反而會比想像的更好。

抗戰到了今天，大家應該努力地真幹一下了。

上面所提出的毛病，並不是一兩個人的，或一兩個團體的毛病，而是我們大家共同的手病，在第四期抗戰剛開始的今天，我們大家應該痛改前非。

待我們先拿這管「真」尺來量一量我們自己：我們是在真幹，還是在假幹？



論敵人的新進攻

谷 風

自從我軍自動放棄武漢以後，敵人忙於整理和補充，企圖佈置一個新的進攻的場面。因此一月以來，主要戰場上沉靜得很，但是每個關心抗戰形勢者所考慮的問題，並非「敵人是否將繼續進攻」，而是「敵人將向那裏進攻」，西北呢？西南呢？在這醞釀暴風雨的前夜，大家都希望得到一個答案。

幻想敵人到某一階段會中止進攻，這是絕對錯誤的想法。除非抗戰到底而獲得最後勝利，戰爭是決不會停止的。敵方所宣揚，坂垣「停戰線」，乃是一種安慰並欺騙敵國軍民的烟幕，實際上戰爭決不會中途停滯。抗戰愈久持，愈把敵人拖得進退維谷，欲罷不能，由「敵攻我守」進而「敵守我攻」，敵人那裏去獲得從容休息的機會。即使在某一階段的確成爲一個相持的局面（三個階段中的第二階段），但是「相持」不是一「靜止」，相持階段裏已是我國反攻的開始了。敵人從進攻開始到潰敗，永遠不會獲得休息，戰爭決不會中途停滯。

就以坂垣「停戰線」來說吧！那是妄想把蘭州、漢口、廣州、聯絡成爲一線，把中國西部封鎖起來的意思。我們不否認抗戰初期敵爲優勢，我爲劣勢，因而敵以全力對我某一據點之攻佔是可能的，但是敵人要把各個據點融會貫通，成爲一線，事實上却是一種不可能的幻想，敵人果欲實現這一幻想，

那末這並非「停戰線」，而是敵人的「消耗線」，消耗到最後，因中國戰略反攻諸條件之成熟，敵人終於潰敗而退却。

現在我們看一看敵人心目中的「停戰線」到了怎樣程度呢？實在差得很遠。倘使把蘭州通過武漢劃一條線，這條線上共有七個重要據點，而敵人以十七個月的時間，只攫取到了其中七分之二，這就是敵人焦灼不安的原因所在。敵人此後的進攻方向，究竟先打通這兩個據點（廣州與武漢）的聯系呢？還是先行攫取北極端的蘭州呢？敵人採取寺內、松井一派路線呢？（主南進，反英中堅。）還是坂垣、杉山一派路線呢？（主北進，反蘇中堅。）

我們首先應該明白，敵軍閥無論反英派也好，反蘇派也好，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進攻中國，他們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征服中國。反英派的誇張是一種「恫嚇」，企圖威脅一部份民主國家中止援助中國，進而與日本妥協。反蘇派的誇張是一種「欺騙」，獻媚於國際的幫兇——德意，並企圖朦惑世界視聽。這兩派軍人勢力之消長，常以國際情勢之變化爲轉移，但無論如何決不會使他們把征服中國的基本策略變更。（即最快（？）最有効（？）征服中國的戰略之變更。）因此，我們要明瞭今後敵人進攻方向，必先明瞭敵人對我之基本戰略爲——「速戰」

我們相信公理戰勝

強權

菲英譯

捷克文化界爲了保衛祖國，曾發表這樣一篇宣言。號召着大家團結一致，打擊國內外的敵人。是引起世界文化界的熱烈回響的重要文獻之一。

以獲得國家的自由和主權的獨立的名義，遠在二十年前，我們向全體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忠信的公民，發出了這樣的呼聲，——以雄偉的，堅定的，信仰和永久的信心，致力我們的任務，我們要保衛這不可分割的，這不可損害的，我們國家的威權，祇要堅定團結，我們是不可戰勝的。我們必須永遠忠於我們自己，忠於給予我們國家以生命的主義！

不管政治，宗教和階級主張有怎樣的不同，我們一統傾信民主與自由，而且崇敬真理和社會的正義，最後，我們將保衛爲我們國家所採取的主義，聯合所有進步的人們在一起，我們不容對我們國家的神聖主義的任何威脅，我們不忍給我們共和國的任一忠誠的公民以壓迫或剝奪他的公權，爲了他的信仰，出身，或者宗教傾向的緣故。

我們決定，以正義之名，與各民族兄弟大家同樣共享那些生存的權利和便利，那我們聯合的，不可分割的國家所能夠支持我

（這一時期中國族尤關重要）確有不夠之處。過去我們只知道籠絡蒙回各族的少數領袖，而沒有從下層着手，這是最大的缺點。西北特區雖已把一部分回民組織起來了，但在總分量上，還是不夠得很。我們必須切實消除民族間的隔閡和歧視，西北蒙族和回族的同胞都爭取到統一的戰線上，這是保衛大西北戰役中最迫切的任務。第二：我們雖承認一年半以來，「民衆動員」已經有顯著的進步，但是與理想的實在差得很遠。第三期抗戰裏面，主要如九江戰役，羅山戰役，我們還是吃了民衆「不動」的虧。「戰爭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對於這一寶藏之掘發，是抗戰勝利的最基本條件。西北情形比較複雜，有的地方很進步，有的地方很落後，也有爲了私利而犧牲抗戰利益的地方。落後的要改善，錯誤的要糾正。西北具備着有利於我的地理條件，但這個有利的地理條件，必須配合了「全軍全民的廣大的政治上的動員」，才能發生作用。第三：游擊戰爭雖部分的做到配合主要戰場的任務，例如山西牽制了並消滅了敵人許多軍力，但今後的任務將更重要，而工作也將更艱困。山東和江蘇，尤其是江南，顯然需要大大地改進。不要以爲江南離西北遠，這地區乃是敵人的咽喉，關係於整個戰局甚大。同時我們要迅速把岳陽收復，進而收復武漢，把長江與平漢路的交會點奪回來，這是敵人一條主要的交通路線，其他敵人賴以輸送給養的交通路線，都要予以節節破壞，使深入的

敵軍真如入「大海中的孤島」，受到因深入所應該受到的困難。第四：西北的總根據地是蘭州，無論現在敵人無法奪取這個據點，但總是垂涎已久的了。照最近國際的變化，西北的國際通路將增高其重要性，在蘭州與成都間公路未能暢行以前，我們更不能忽視寶雞與漢中的重要，這是四川對西北通路的兩個轉送站。我們爲了保衛西北的國際通路，保衛大西北才有意義，同時要充分發揮西北國際通路的機能，保衛大西北才愈有辦法。（當然主要依賴於軍民全部動員。）怎樣能夠充分發揮西北通路的功能？這不僅是外交上的問題，同時也是政治上的問題，只有大踏步向着「全民的抗日陣線」前進，才是爭取友邦援助的最有效辦法。

其次，我們更要特別指出敵人在進攻西北的空氣下，政治上與軍事上，包括着二大陰謀。

第一：敵人到了現在，已明瞭中華民族決非武力所能征服，全民的抗日陣線（包括各民族。）足以制敵之死命。因而敵人除加緊挑撥各民族間感情外，並欲分化各黨派，各階層的合作。最近敵機頻頻在廣西各大城市，浙東沿江各縣散發傳單，其荒謬措辭，是這一大陰謀的表現。由於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結構，因此存在着「妥協」的社會根源，上自卑怯無恥的官僚，下至落後的少數地主豪紳，都是敵人這一陰謀的對象。他們卑劣預斷中國抗戰失敗，對民族前途悲觀，時刻希望妥協求和。敵人說：進攻

在我們中間，對於那些懷疑共和國的力量的，啃損對於民主的信心的，以及拚命去隱沒全世界事態之嚴重的人，完全不留餘地。在我們行列中，對那些企圖勸告我們去選擇我們永不能接受的路途，——即退讓，的失敗主義者，則更不留餘地。充分自覺那責任正是我們的基於以前史實我們要求政治局祇有被「三試」其信仰與忠義於民主與我們的國家者把握。我們要求捷克政府精明爽快地使用它的權威。那樣每一個公民都會相信我們的政府在實踐它對於保衛共和國和民主政體之利益的誓言義務中不會失敗。我們要

求政府的每一部門都不放鬆一秒鐘，確定地，堅決地，和不屈地盡它的責任。我們相信民主政治，是最能保證給我們的國家以平安和給每一個公民私人以幸福的。我們要求每一個政黨以我們國家的利益爲第一，而將他自身狹隘的利益放在其次。全然去幫同增強我們共和國的組織的效果和勢力。……！

我們堅信公理戰勝強權；自由戰勝奴役；民主戰勝專制；真理戰勝邪道！

我們又一次挺立在新歷史的進口，……！我們對你發誓，自由的民主共和國的公民，我們將維護艱難得來的自主！我們堅定地相信，歐洲將從種種困難中現出自由和快樂！讓大家都高舉這誓詞吧！——讓立法者，政治家，政權機關，和我們民主共和國的每一公民，表示一宗意志和決心的忠誠，以逼使全世界的注意和尊敬吧！——

中國的目的僅是「潰滅X政權」，他們於是對於擁護領袖的信念發生動搖；敵人又說，進攻中國的作用是爲了「防X」，他們於是對於「全民的統一團結」這一任務懷疑了，敵人當此準備進攻西北中間，在我後方遍發「防X」的荒謬傳單，不僅是淆惑世界視聽，主要陰謀迎合我國內少數妥協，動搖，悲觀，失望份子的心理，企圖鬆懈我國對大西北的保衛，破壞全民的統一與團結，達到其「各個擊破」的妄想。

第二，我們承認敵寇大規模的調動，因交通工具完備，所以比較我們便利得多，這一軍事上優勢，要在敵人更深入一步以後，才會完全消失。因此我們對於敵人的進攻方向，不能過分機械地推斷，一方面抓住幾個原則，一方面要注意戰局的變化。敵人一面進攻西北，同時很有可能向粵南各海灣多方擾動，造成南北兩極端同時進攻的形態。當然敵人絕對沒有同時進攻的力量，這含着「多方試探」，「乘隙而入」的陰謀，同時企圖把我軍力向南北兩極端拉開，便利敵人最後湘西南的作戰，並變更湘西南戰役之意義與性質。

歸根結蒂，我們只有一個武器，也只要一個武器便可以把敵人的政治分割和軍事分割磨滅完全粉碎，——「全民團結的抗日陣線」。全國上下都要了解保衛西北與保衛民族不能分開，努力爭取落後分子，克服其妥協心理。同時切實動員全民民衆，光軍靠固定數量的軍隊南北馳驅，顧此失彼。是不足

以制勝的。要真真使敵軍深入如「大海中孤島」，要把所有地方防衛得完密無間，還有待於全民的武裝。

殘留着一個問題，就是敵人進攻西北，是否一下子就想攫取蘭州呢？這個問題，固然一方面要看以後的變化，但我想：這一戰役敵人很可能企圖提早結束，穩定幾個新據點以後，迅速回師南下。因爲根據敵人的基本戰略，他不能把我主力拋在一邊，儘看着我們休息。固然敵人倘以全力攫取蘭州，並非絕不可能，但他先得計算一下路程，從蘭州打一個來回，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倘使說到西安六個月，到蘭州又是六個月，那末，他的八十六萬九千四百萬新預算又要用完了，（日本下年度預算爲三十六萬萬九千四百萬元，特別軍費爲五十萬萬圓。）同時這遙遠的一年的時間，斷非瘋狂的敵軍閥所能忍受。（假定說敵人從五原進攻蘭州，這當然是一條最短的捷徑。但是天時，地理，尤其是物資給養對於敵軍都成爲大問題。不與南路配合着相輔而前，孤軍繞道於苦寒的漠北，在戰略上是最大的冒險，敵人一定會考慮到全軍覆沒的可能性。因此，敵人進攻蘭州，是飛不過西安的。）

但我們則要把敵人大軍儘可能的拖住在西北，拖住愈久愈好，我們時刻不忘爭取第二階段之早日到來，最好能在西北保衛中來實現。

意見 關於永康抗衛會

木 欄
文責自負

編者先生：日前拜讀貴刊登載徐若萍女士在微言欄發表一文，引起讀者對縣抗衛會也有點小小意見，想借 貴刊民衆意見欄內發表，素仰 貴刊爲民衆喉舌，必樂爲掲載也。

縣抗衛會，原爲增進抗日自衛力量，集中地方人才起見而設立，故組織法第三條規定，委員由縣黨部縣政府召集全縣各機關團體學校負責人及各區熱心抗日份子開會推選之，但事實却不是這樣的，別的縣份，我不明白，我們永康的縣抗衛會，是好像由當局包辦的，永康抗衛會成立後，迄今已改組三次參加者均僅爲在城的紳士，故委員亦均爲在城大小紳士，且未嘗經過合法手續之推選，無異由縣長委派，故以一領導民衆動員的抗日機關，變而爲暮氣沉沉的官僚衙門，而現在永康當局，對於熱情抗日份子，似尤有所顧忌，而見拒於門外，未得參加抗戰工作，今特表出，希望吾浙熱心抗日的黨政當局，有以注意及此，務令其依照組織法第三條之規定，公開改組爲一健全的抗戰機關才好，否則，當此國難嚴重之時，地方財政困難之際，耗費一筆鉅款，設立爲安插私人的機關，似覺得不償失，太無意義了。程澤生

讀A.史沫特萊同志「一切爲着前線」以後

陸露

當我們可崇敬的國際友人，聲譽飛揚「大地」的名「女」記者A.史沫特萊同志，（所以加上這些引號是因為她曾著有一本自傳體的小說，題名「大地的兒女」）到了我們部隊中的那一天，立刻便被一個盛大的熱烈的歡迎會接待着了。

在她數十次被羣衆激浪般的掌聲中斷了的演講辭中，帶給我們以引起兩種相反情感的消息：首先使我們感到極大興奮的是她敘述了國際對於我國抗戰精神上的同情以及物質上的援助，特別是在醫藥方面，除了早就發各種報章雜誌難以顯明的地位登載出來並且爲大家傳誦一時的來華服務印度救護隊外，美國各種援華團體疊次爲中國徵募得大量的醫藥品。雖然爲着要兼顧在法西斯蒂踐踏下的西班牙，使他們不能更多地給出幫助，但他們確已盡了最大的努力，A.史沫特萊同志自己就是致力於援華運動最熱誠的一員。由於她在國際間的奔走呼籲，由於她將正義的種子廣泛地撒播在大衆心田上，人們是更深地被激動了。即以英美的駐漢領事館來說，他們都曾在史沫特萊同志有力的申述下，捐給××軍一個不小的數目，作爲救護傷兵之用。

另一個使我們沉浸於慘痛的敘述：史沫

特萊同志用最大的關懷坦白地指出了我們抗戰中極大的缺點——成千成萬的受傷戰士，爲着缺乏照料，慘澹地犧牲了。史沫特萊同志嚴肅地說明這種現象不僅會影響到軍隊士氣，並且有關於整個戰爭的成敗。

在她爲我們作了這樣一個誠懇的演說以後幾天，她又發表了一篇短文：「一切爲着前線」，（載於×××政治部的第廿六期抗敵十日刊上。）再度指出了這抗戰中嚴重的弱點，並且殷切地期望着我們能有迅速的改進。

聽過史沫特萊同志底演講後，我就感到有把這弱點讓全國同胞深切明瞭而且努力糾正的必要：特別是當我又讀到她底「一切爲着前線」之後。

到現在，除了漢奸之外，再沒有人能否認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必須使全國人民自覺地匯集到抗日的旗幟下來，不斷地補充到前線去，與敵人作英勇的鬥爭。要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單純從理論上提高羣衆的民族意識就是夠了，儘可能地優待前線爲民族解放的先鋒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可是我們看到的是怎樣呢？前方有很多戰士轉輾於冰天雪地之中而作爲他們禦寒的僅祇是一襲單衣；後方則擁輕裘，坐在融融的火爐旁的

不乏其人。前方有盈千累萬的士兵靠營養惡劣的食物支持着艱苦的戰爭；後方則酒樓茶園，天天客滿，當我旅居金華的時候就發見這種現象，也許到過金華的人都會有同感吧；——金華是取戰前的杭州而代之了。前方是漫天的烽火，爲爭取民族生存而受傷的士兵們呻吟沙場；後方的都市則是一片觥籌交錯，歌舞昇平。讓我摘錄史沫特萊同志底文章吧！——

「在武漢和長沙每日每夜都有宴會，來調查情況的外國人，簡直沒有時間去探訪任何事件；因爲他們從一個歡迎會到另一個歡迎會的得不到休止，好多人離開中國的時候，以爲中國是很富足的，用不着募集什麼救濟金了。但是所有到長江兩岸前線的人，看到成千成萬的士兵沒有鹽，沒有油，沒有菜蔬吃，常常沒有鞋子穿。倘若受了傷，他們一兩個星期沒有人照顧，後方什麼東西都有，前方什麼都沒有；甚至成萬的傷兵到了後方，他們僅得到最可憐的待遇。」

我們能說這裏面，有一句話是誣蔑的嗎？我們能說這裏面有一個字是誇張的嗎？完全不，事實如此呀！正如史沫特萊同志所說地：「在前線爲民族解放而戰的工人農民沒有被重視；中國仍有這錯誤的觀念，以爲幾

百萬人的死亡沒有關係。」

我們必須嚴肅地了解，要是這種現象繼續保持下去，將成爲動員民衆上前線的一個極大的阻力。遠遠地望到這種情形，已使民衆不寒而慄了；即或他們不得已而執起了刀槍，誰能保證他們會將戰鬥力提到最高的效能呢？當然我不是一個消極的悲觀主義者，我不否認在抗戰十六個月之後的今天，這種現象比較初期時已減少了些，但是這一進步的緩慢，還遠不能與目前緊迫的抗戰情勢相配合。關於這，史沫特萊同志也正確地說到了：「對於這件事，（註：即是指後方的奢侈與前線的被輕視，）經過一些改進，但仍是不夠的。」

史沫特萊同志爲我們提出一個最好的模範：

「在西班牙政府軍方面，同志們主要的口號中有一個是『一切爲着前線』倘若有些吃苦的人，吃點苦的人是後方民衆；傷兵也受到最好的待遇。這些事情使得軍隊的士氣保持到最高度，保存了許多最老練的最勇敢的西班牙人民去繼續作反法西的鬥爭。」

這裏我們可以明瞭瑪德里之能夠像鐵的堡壘一般保衛到兩年之久，依然不爲法西勢力動搖絲毫的原因了。有許多人在武漢沒有失陷之前就宣揚說：「武漢不能與瑪德里相比呀！」然而爲什麼不呢？我們應該說武漢是有成爲瑪德里的可能的，祇是我們的努力還不夠爭取到使這可能性轉爲現實性。這且不說部分的有權者依然錯誤地存在着害怕羣

衆的心理，因而沒有能動員全民到堅決保衛武漢的鬥爭中來；單就前而所舉遠不如西班牙的熱愛戰士的情形，也已經是一個很明白的註釋了。

其次，我們從「一切爲着前線」中可以看出的我國公務機關還保留着濃厚的官場形式主義的習氣；一切繁文縟節，應酬客套常常成爲公務員一筆巨大的支出，因此而消耗的時間，也幾乎占據工作的一半以上，關於這，我不想舉更多的例子，祇要稍一涉足公務機關或是與公務員（特別是高級的）有交往的人，就可以證明史沫特萊同志所說「每日每夜都有宴會」的情形還是非常普遍，要是把這些財力獻給前線，這些時間，從事於爲前線的工作，該不會是一宗小的補益吧！

更有一點使我們感到缺憾的是前線醫務人才與藥用品的貧乏，史沫特萊同志不已明確地告訴我們「成千成萬的士兵受了傷，一兩個星期沒有人照顧」嗎？這樣更不必說野戰病院的缺少了，誠然，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在後方有很多傷兵醫院的建立，並且也有大批的護士專爲分發到各院工作而培養出來；但在是火線上受了傷的弟兄們，却時常還不能得到最低度科學處理，更具體地說他們不能有最簡單的止血與消毒，祇等待着「命運」的裁判，或竟是最慘酷的死亡。直接參加與敵人搏鬥的英勇戰士，遭遇到這樣的漠視，對於抗戰力量，該是如何巨大的毀損！

我們當然不會因廣州武漢的相繼失守而動搖抗戰到底的決心，也不會近視地因這幾個大城市的撤退，便以爲抗戰已經失去了燦爛的前途。但是正因爲我們認清抗戰是持久的，我們必須嚴格地檢討過去，用最大的努力克服弱點，改正錯誤。從每一次血的教訓中鍛鍊我們自己，勇敢地直面那更艱苦的抗戰新進程；爭取抗戰第二階段（即是在戰爭的優劣勢上，我之向上與敵之向下發展到相持的階段）的迅速到來，積極準備反攻，直到把敵人驅至鴨綠江畔。

因此我們該如何糾正以往的錯誤，保證將來的勝利呢？

首先，我們要響應蔣委員長底號召，也可以說學習西班牙人民的精神——廣泛地而且深入地展開我們的節約運動；這裏附帶提出必須堅決剷除公務機關的舊官場習氣。同時爲了愛護我們前線戰士的生命——即是保存最主要的戰鬥力——我們要動員醫生護士，並且徵募大量醫藥品上前線去。最後，讓我用史沫特萊同志給我們的指示作爲結束吧！

我想整個中國應該有一個廣泛的運動，它的口號應該是「一切先給前線戰士」！
一九三八，十二，一。

代郵

富陽政工隊谷樵同志：請告訴我們眞姓名及最近通訊處，以便匯寄稿費！
編輯室

如茶如茶的粵省民團與游擊隊

★十一月底止★

廣州淪陷，月餘於茲，敵人氣餒，初時似乎鋒銳不可一世，乃時至不久，各重要市鎮，不斷為我克復，軍事上現我完全已進於主動地，積除採取攻勢，這一戰局的轉變，一方面固是最高當局的策略機宜，但另一方面則不能不歸功於今日華南如火如荼之民團及游擊隊。

假使我們翻開廣東省地圖，試一對照各報章近一月來所刊載的粵南游擊隊消息，那末我們一定會非常驚異，因為每一點一線上的大大小小的地方，簡直是無孔不入地有一處不在發動着粵省人民自衛的鬥爭。

龍城一點說，在東江方面（廣九路），由惠陽沿江直至石龍，南端由淡水以至寶安，這約二百方里的三角形地帶中，可謂粵南游擊隊最大的根據地。西江方面（廣三路）似以佛山南海為中心，我游擊隊以配合正規軍為主務，向廣三路作最速的發展。其全粵共劃二十二個游擊區，計廣州區游擊司令會養甫，副司令張君嵩，第一游擊司令李福林，副司令郭彥華，郭曇（所轄南海三水順德），第二游擊司令伍觀祺，副司令利樹宗，（所轄番禺花縣從化），第三游擊司令張惠長，副吳康楠（中山），第四蔣光鼎，副王若周（東莞增城寶安），第五范德星，副余慶揚，簡清吾，（新會台山赤溪），第七駱翔鳳，副陳鼎，（惠陽，海陸豐，博羅，紫

金），第八翁照垣（潮陽揭陽普甯惠來南山），第九劉志陸，副林賢紹，陳署木，（汕頭，澄海，曉平，潮安，南澳，體順），第十七余仲騏，（南雄，始興，翁源，仁化，樂昌，曲江，乳源），第十九譚啓秀，副陳斗宿，梁濟，（高要，高明，鶴山，新興，鬱南，羅定，雲浮，），其餘各游擊區因未淪陷，此地暫略。至於各縣縣長統率會主任委員，分任各該縣游擊正副指揮，所有各區縣武裝團體，均受各區游擊司令指揮調遣，各游擊司令部組織。

其實力方面，當以第四區為最濃厚，（其東莞莞三縣人民抗日自衛團有二百餘中隊），次推第一區（實力有二萬餘人），再次為惠陽方面之「人民決死衛鄉團」，（實力約萬餘人），以戰功而論，則以東莞居首以組織之嚴密而論，又以廣州區為第一。各游擊區，除人民之自衛團外，由綠林英雄統率之部隊亦復不少，據現在所知者，如：南海方面之胡緝，甘三枝，濟軍泰等部，順德方面之王毛兩部，其實力亦均相當濃厚。

抗敵情形一斑

石龍民團——十月一日：石龍敵軍，因強用等於廢紙之軍用票，激起當地民衆憤怒，於是鳴鑼聚集村民，自衛抵抗，組成自衛隊，於數日內，擊斃敵軍數百名。

又，敵軍三百名，奪得民船多艘，由惠州順流而下，當抵石龍鐵橋附近，為我附近之袁蚌九游擊隊探悉，當即集合大隊，憑河要擊，敵船以駕駛不諳熟，在河中顛波不定，又以我軍突如其來，倉皇應戰，結果即將敵船全部截獲，敵軍除死傷外，餘皆全部被俘。

企石民團——敵四五百人，於十月廿日由東莞企石，鐵爐坑，東山一帶，乘民船七艘，沿江東下，當地民團，即沿江西邊高山，居高臨下，把敵船七艘打沉五艘，殺死敵軍三四百人，奪獲步槍二百餘桿，鋼帽，千人針，神符等甚多，其餘兩艘，於廿一日晨流至石龍附近之黃家山旁，亦為我民團擊沉。

東莞民團——東莞第四區統率委員王若周，率領自衛隊會同脫離虎門要塞部之蔣陳兩營，於十月廿九夜分途夜襲，於白沙鄉斃敵百餘名，官涌鄉十餘名。經此役後，離太平墟附近之鄉村，敵均不敢深入。

南海自衛團——十一月十九日：我自衛團敢死隊三十人，夜襲盤踞瀾石（在南海縣南二十里）之敵，當抵敵陣時，敵猶未覺，我英勇戰士相繼越過最後警戒線，以手槍機槍向敵猛射，並投擲手榴彈，敵從夢中驚醒，倉皇應戰，相持二十分鐘，是役斃敵十餘名，燬坦克車一輛，及裝甲車數輛。

平山民團——十一月十五日：平山藍縣長，率領當地民衆，與敵作戰，斃敵三四百名，奪獲步槍二百枝，機槍七架。

惠陽決死隊——十月三十日下午，敵騎兵七八十人，衝至惠陽坪山墟屬之坑梓村，該村一決死衛鄉團一見敵來犯，即伏田野山林間，待敵衝入村中，乃開槍射擊，殺聲四起，敵倉卒間慌忙亂竄，當有一名為一年方十五歲之小孩用鳥槍擊落馬下，另有二名，為另一壯丁所殺。十月十日，惠陽敵軍，自開駐鴨仔步，鎮隆圩一帶後，有向北犯企圖，然經我自衛攻擊後，斃敵過半，並奪獲軍用品甚多。十一月十七日：駐惠陽屬鴨仔步均水等地之敵各三四百名，為我遊擊隊某部猛烈襲擊，切斷敵軍聯絡，大奏膚功，俘獲甚夥。

惠陽游擊隊——十月廿三日清晨，有敵百餘名，進駐惠陽埔圩牙，當日晚上，突然為我遊擊隊包圍，四面殺聲槍聲，把百餘敵軍困得水洩不通，混戰了二十餘分鐘，敵人從陳江方面趕來了八輛戰車和大量援隊。並以飛機兩架助戰。如此激戰至天明。事後調查，此役傷亡八十餘人，其中三人為我游擊隊戰士。這些神出鬼沒以少勝多的游擊隊，就是惠陽防軍溫叔海部的變身。經此役後，駐聯豐圩和蒲連岡附近的敵軍四百餘名，便全部循惠樟路撤退。

花縣民團——十一月廿二日：花縣人和城之敵，為我壯丁隊襲擊，傷斃數十，並獲步槍三十枝，機關車一輛。

河南游擊隊——十一月三十日：河南近郊我游擊隊襲擊鳳崗之敵，斃傷十餘名，奪獲步槍六枝。

懷德自衛團——十一月四日：敵軍六十餘名，至東莞懷德搜索，該地各鄉乃鳴鼓召集自衛團，雙方當即發生衝突，結果斃敵十餘名，俘一名，至五日，敵又以二三百人到該鎮進攻，然而又被擊退。

黃連壯丁隊——十一月六日：敵以飛機四架，掩護載十餘人之大型橡皮艇十餘艘，進犯順德黃連，我壯丁隊百餘人，在綠林豪傑王毛兩指揮下，以機槍一挺暗伏樹下，並令持步槍者十餘人攀登樹上葉叢中，我壯丁隊俟敵艇駛過半數時，我伏榕樹處屏息不動之壯丁，立起突擊，而伏於岸傍之壯丁亦起而向敵艇集中火力放射，結果將已入海口之敵約七十人，盡予殲滅，其餘見勢不佳，急掉頭倉皇潰退。我獲勝利品甚多。同日，盤據三水之敵，亦被我自衛軍及水警圍擊潰退。

洞溪壯丁隊——十一月七日：敵五十餘騎，竄擾洞溪，我壯丁隊突出截擊，斃敵二十餘名。又增城之砲兵一部，在向北進窺時，被我自衛隊堵擊，傷亡頗重。

莞城壯丁隊——十一月九日：由王若周率領自衛團，破敵人三路進犯計劃：一路由莞循公路逕奔莞城，為我謝星衛部所阻，肉搏三次，斃敵百餘。二路循廣九公路線由南

社、茶社、橫瀝、常坪圩迂迴莞城，於茶山亦遭我民團決死隊五百死抗，以雙方距離極近，一時間衝鋒肉搏，敵乃大潰。三路由太平拊莞城之背，亦因遭我之堅強抗戰，死傷慘重。三路敵，共計一千餘人，被我消滅大半。

石龍民團——敵汽艇大小二十餘艘，於十一月九日，在順德石龍登陸，被我民團圍攻，擊斃兩百餘名。餘向官山（南海縣）遁去，省港交通，敵雖力圖恢復。然經我游擊隊阻止，破毀，迄無成功。

馮北民團——十一月一日：我北民團以機槍及大砲向廣花路之人和橋反攻，鐵沙與鐵槍齊飛，敵心膽俱裂，向南潰敗，人和橋乃為我所克。五日夜，該民團復偷渡歸湖夜襲，敵倉皇應戰，劇戰數小時，惜未得手，六七兩日，又在伍司令指揮之下，進抵五和墟與敵大隊相遇，在敵之海陸空之下，激戰整日，敵艇數十艘，當即為我擊沉，終以敵力壓迫過甚，不得已乃行撤退，然於八日，復又分別進抵和炭步、赤泥、白泥、永平、三江等地圍守。

攬進山村民團——石龍之敵三百餘，於十一月十八日夜，由漢奸引路，沿京山西湖直犯茶山，至攬進山村，為我壯丁隊發覺，即迎頭痛擊，殺敵前隊二十餘名，獲槍十餘枝，十九日敵二百餘復來進犯，我自衛團殷仲銘又予迎頭痛擊。

三犯槎灣鄉——本月十三日晨，敵軍百餘渡河進犯槎灣左邊之鴨涌鄉，該鄉壯丁奮起應戰，戰至午後，始為敵佔領，是役斃敵念餘名，我壯丁亦有數名犧牲，現該鄉壯丁與槎灣取得聯絡，候機反攻。十四日敵用泥船數艘載敵軍三百餘，由新塘渡河進攻槎灣，按槎灣位置於新塘之南，僅隔一河，該鄉

回過，蕉樹林立，時壯丁隊長黎君聞報，即速招集全體壯丁七百餘人，即越河邊藉有弓形基圍掩護，候敵半渡，即密集機槍步槍向敵掃射，一時槍聲卜卜，密如串砲，敵亦遭槍頑抗，屢數小時，敵知難犯，結果潰向新塘，老羞成怒，用小鋼砲無目的狂轟該鄉連五十餘響，惟我無損失，是役斃敵數十名，並擊沉敵船一艘，我陣亡一名，傷二名，十五日敵又來犯，我壯丁又起抵抗，劇戰兩日夜，敵見勢不佳，又退回新塘，用小鋼砲狂轟三十七響，傷鄉民二名，餘無損失，同時鳴浦之敵，欲夾槎河，但為鳴浦退出之壯丁襲擊其後，結果未敢進犯云云。

西南一帶鄉民——西南為廣三鐵路之一重點，於未失陷前數日，曾為敵投數彈，失陷後，則為漢奸匪徒縱火焚燒，從中搶掠財物，故西南現已成一片焦土，尚完好房屋甚少，且多為敵與漢奸佔用，民衆已逃避一空，現仍留於西南居住者，中國人祇為漢奸及為漢奸經營劫獲之歹徒，良民則無法居住，該地之民衆於敵蹤至時，均紛逃往對河之南岸，並將糧食與槍枝同時遷往，敵進西南後，即派兵進攻據於西南與南岸河中左邊之沙嘴，與右邊之大舟沙，沙嘴方面，因居民甚少，房屋不多，且無險要，我乃略予敵以打擊後，亦退往南岸，大舟沙因此路可通西樵各地，我乃盡力堅守，使敵無法再進我內地滋擾，同時與後方南岸方面呼應，水路大可聯絡，敵終無法渡河侵犯，沙嘴與大舟沙之間，為西南與南岸直接對面之廣闊河面，敵累

以小艇從西南及沙嘴方面來犯，我南岸之自衛團對於河面之監視，非常嚴密，凡河面發現敵軍，不論多少，必盡力痛擊，以打消敵南犯之野心。

麻涌道教自衛團——我麻涌道教自衛團，向莞城之敵反攻，先以虎門搬至之重炮，遙向城中之敵猛轟，敵遭我重大威力壓迫，乃急向大汾方面撤退，會合登陸之敵，利用橡皮橋渡過望牛墩，以最猛烈燒夷炮彈，先向麻涌道教兩鄉亂轟，該兩鄉村當即起火，嘶殺之聲震撼天地，雙方戰至十六日黎明始漸趨沉寂，至午後一時雙方槍砲之聲又起，敵機一架亦溯向上空輪迴窺察，縣長黃鐸聲從某地運至彈械車一輛，在莞城東門外被敵機窺見，投下重量炸彈一枚，圖企將我之車輛轟炸，幸未命中，敵機遂再向大汾莞城內外大施轟炸，我軍連戰兩晝夜未食，截至十七日仍在莞城四週與敵展開劇烈之爭奪戰中，敵坦克車三輛遭我虎門守備軍平射炮轟中，棄於莞太路上，刻下我東莞縣城四週已陷入混戰狀態中，附近戰區之寮步大郎常平各鄉民衆紛紛以腳踏車輸運乾糧前往戰區接濟我英勇抗戰軍團，軍民聯絡異常密切，為廣東發生戰事以來之最好現象，希望後方民衆源源接濟，又各東寶兩處唇齒相依，業有聯衛特務大隊之組織，近以連日莞城發生戰事，寶安西路民衆武裝自衛團隊已有一部由陳啓開大隊長率領在某地加入聯團抗戰云。

禺南區游擊隊——暴敵自佔據廣州後，曾分兵進擾附近各鄉鎮，新造，黃浦，市橋新洲，東圃，紫坭，濠坭等地，先後淪為敵

手，旋經我禺南（上番禺）區游擊隊自衛團奮起殺敵，經將紫坭，濠坭，市橋收復，惟新造，黃浦，新洲，東圃各處，因距廣州不遠，敵增援容易，現各地仍為敵軍盤踞，惟鄉民早已逃離一空，敵雖佔領，亦成廢墟，現我禺南區游擊司令何偈天，已在某處運返大批子彈糧食接濟，全區游擊隊實力異常雄厚，足能應付頑敵而有餘，查游擊隊司令何偈天，（即先生端）並於本月十四日在大江地方派隊截獲敵軍糧一大批，計食鹽八萬担，穀一百五十餘担，生油二百餘桶，並將押運糧食敵兵八名擊斃，奪獲輕機關鎗兩挺，步槍六桿，現敵軍對於番禺屬我游擊隊所在地之沙灣，市橋一帶，已視為畏途，不敢迫近云云。

末了，還有三點零碎的意思，值得一提的：第一，敵自人亞灣登陸之後，粵省各地，其凡有自衛團組織者，敵人常不敢輕易騷擾，換言之，其被放火，殺人，強姦最劇之地，均為民衆未有自衛組織的地方。由於事實的教訓，揭穿了所謂「不抵抗者予以寬容」的詭語，因此，民衆自衛力量，乃日見雄厚。第二，粵省民團及游擊隊，多係當地民衆自動組織，民族意識極高，所以紀律亦最佳，而其作戰，大多與正軍互相配合，受正規之指揮，所以每一作戰，均能攻守自如，非烏合之衆可比。第三，粵省自交通被割斷後，槍彈來源困難，我們固然可以斷言，粵省民衆力量，已經非常偉大，但彈藥的給養問題，實值得吾人嚴重注意。

王震之
執筆

流寇隊長

莫耶 左明 崔崑 孫強 沈停 張季
張庚 李伯釗 王震之 集體創作

版權保留

第一幕(續)

吳：我真不明白，當初一日爲什麼一定要拉這一羣人入伍，沒有他們，咱們能省多少麻煩。

沈：你真不聰明，他們人少，可是有槍呀！咱們隊伍裏增加了十幾枝步槍還有一挺機關槍這多夠好呢！這叫做相機利。……

徐：話不是這麼說，他們這般人如果不把他們吸收進來，帶着槍，說不定會去幹什麼事情來的，我們能夠把所有的人力武器都引到打日本這條路上來了，不是很好嗎？

吳：引來罷！在隊伍裏他們仗着有槍桿什麼壞事都幹，別人沒法管他，慢慢地帶着咱們的人也學壞了。

徐：這不能隨着他們這樣關下去，好在他們到隊伍裏來的日子還少，原來我們的隊員們有沈同志和你常常的注意一下，我總相信他們這些毛病是有法子辦的。一方面平常不斷和他們講，另外一方面，日子久了，在實際鬥爭裏，他們會覺得他們的做行不通，碰到了釘子也就好了。

吳：可是袁占魁那個傢伙，你拿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在上面有意縱着他的手下人幹

壞事情。

徐：袁隊長！（遲疑了一會兒）看罷！那只有盡我的力量做起來看罷！實在是拿他沒有辦法的時候那就——

吳：徐先生！我把話說在前面，信不信由你，袁占魁他私下裏叫人說你的壞話反對你呢，你得留神點。

徐：這個我倒沒有怎麼在意。

吳：徐先生，你人太好了，你把他總看成了哥兒弟兄一樣，人家那兒背地後拆你的台，撤你的後腿。

沈：老吳！你這未免有點言過其實了。

吳：什麼？

沈：我說你也說得太過火了。

吳：沈先生，你知道什麼？就說我剛才在外面跟陳應龍吵架的那回事罷！就是因爲陳應龍糟蹋了老百姓的東西，好容易徐先生才跟人家說過了好話，回來了效忠聽說了硬架着陳應龍又要回頭去欺負人家去。徐先生，你想，這不是他們成心拆你徐先生的台嗎？

先不吵！見着隊長慢慢的說好了！

吳：你看，人家老百姓找到這兒來吵了。

呂：（開開門）隊長呢？

哈：（站在門邊，叉着腰，氣忽忽的。）誰是隊長？

余：（急忙攔住他）噫！年輕的，不許說話那麼沒規矩。——那一位是隊長呢！

沈：隊長不在這裏。

余：（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副官老爺！你聽我說一句話……

沈：（疑慮地）誰是副官呢？（看了看四週，沒有別的人，這話的確是向着他說的）我……（轉念一想，副官就副官罷，自語地）呵！副官：是我：（直起了腰）什麼事，請說罷！

余：副官老爺：當初你們隊伍沒有來的時候，我們老百姓的可像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的盼着你們來，都說，只要是游擊隊來了，就好了。又打日本，又愛百姓，說一句不怕你生氣的話，副官！你們的隊伍來了，可是……

徐：（搶上前去）又怎麼啦？老鄉！

余：呵！徐先生：你這件事情可全知道，都像你剛才跟我們說的那些話，我們當老百姓的還有什麼話說呢？……

呂：徐同志，你知道他們這件事？

徐：就因爲陳應龍他們跑到這個老鄉的家裏，把人家的抽屜劈了要當柴燒，我過去把陳應龍說得走開，又和這位老鄉說了好些話，事情才完了，怎麼這事情……

余：徐先生，你就說些弟兄們怎麼就那樣的……

哈：余大爺，你用不着跟他說這些話，咱們有話找他們隊長說！

沈：不，老鄉！他是我們隊伍裏的政治員，我是……咳！咳！有什麼話跟他說跟我說都行。

哈：跟他說，說完了話當不了家，辦不了事有什麼用，上嘴皮搭下嘴皮話就說出來了，說完了話不管事倒不如不說。

吳：老鄉！你別怪我們徐先生說了話不管事……

哈：別人說什麼話都沒有用，反正我們就找你們一個首腦人來講話，你們不是有隊長嗎，找着你們隊長就好辦。

呂：怎麼你們認準了，一定要找隊長呢？

余：這是你們那兩位老總說的話呀！有什麼事找隊長去說去，得，我們就找隊長來了，徐先生在這裏面當不了家，說了話收不回來，在裏面做難，我們也看出來了。

呂：陳應龍他們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難道說他們欺負了老百姓隊長就會給他們做主嗎？

吳：找隊長，就讓這兩位老鄉找隊長去好了。看隊長拿着這件事情怎麼斷！

徐：不能！不能叫這兩位老鄉找隊長，要依着隊長來處理，這件事情，往後咱們的隊伍還能跟這村裏的老鄉們見面嗎？

沈：是呵！隊長他總是偏袒……

徐：沈同志！別往下說了。

吳：你不讓他們去找隊長，有什麼用呢？你和老鄉們說了的話，陳應龍又拆你的台，你拿着這事有什麼辦法呢！

徐：（想了想）好，這樣罷！（向二人說話，面上很不自然的。）兩位老鄉，這一次請你們相信我的話，今天的事我全知道，這件事由我去跟隊長說，請隊長一定要說出一個辦法來，一定要對得起你們。

哈：你這話少說兩遍罷！

余：二虎，不許說這個話！徐先生你要是能在隊長面前說這話也好，你要是不便說，還是我們來報告隊長跟他當面請示的好，我走着……

吳：老先生：你別以為我們徐政治員的話不算話，實在這裏面有他為難的地方。

余：這個我們不管，我們靜等着聽隊長的命令罷！二虎，咱們先回去。

哈：隊長不在這兒，跟別人說有什麼用呢？走！咱們回頭再來。

呂：（追到門口，安慰他們）二位先去罷，等一會徐同志和隊長說過一定會有辦法的？

沈：（搖搖頭嘆息了一聲）有什麼辦法呢？隊長是這樣的隊長，部下是這樣的部下，如此下去，我怕政治員在羣衆間的威信，從茲掃地了。

呂：（回過頭來）沈先生，你說什麼？

沈：你沒聽見剛才羣衆說話的餘音嗎？他們

以為政治員只能說空話，於實際無補，又安知道內中我們的政治員也是進退維谷，左右逢源呢。

吳：徐先生費了多少心血，到現在反成了拿空話欺哄老百姓了，他這一肚子的冤枉，我倒要跟老百姓說開了來！（說着追了出去）

徐：（急急的想喊住他）老吳，老吳！

沈：你讓他去罷，他要是能夠把你這個中的苦衷解釋清楚，倒也是一大快事。

徐：這那樣行呢？咱們自己隊伍裏的事情為什麼要說給老百姓聽呢？

呂：把這裏面的話要說給老百姓聽，人家對我們隊伍的印象更該壞了，

沈：對，對！吳老趕畢竟是吳老趕，想不到這一層，我去跟他說去。（點着頭，搖擺擺地走出去）誠然，斯事不足為外人道也，斯事……

呂：（望着他的背影，不禁好笑）這位先生，酸勁可真夠瞧的！

徐：人太好了，免不了有點囉裏囉囉的地方，——呂同志，你沒有看見隊長嗎？

呂：沒有見；就爲了陳應龍他們這件事，村裏的百姓鬧得不得了，我才過去勸，他們一定要見隊長，我這纔同着他們到這裏來的。

徐：今天晚上一定要設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不然……（剛說了一半，袁隊長却推門走了進來）

戰時戲劇講座

(續) 丁 敏

抗戰以來，流動演劇隊產生很多，演劇人才的需要也隨之而迫切。所以先進的導演人才，應當把訓練新導演這個任務，作為他一個重要的課題。

導演的程序

決定上演某個劇本之前，導演必須最先從事準備。完成了準備工作，才能開始排演，完成了排演，才可以正式上演，這雖是一定的步驟，不能跳越的，可是在大多「即興」的演出時，却把這幾步手續，合併舉行了。

現在先談排演前導演的準備：

先把劇本仔細看了，找出牠的主旨，無須說這是最先決的。因為本劇的處理，純然要依據這而遂行的。時時要注意到把戲趨向於牠，展開牠的宣傳作用，同時要造成一戲的明朗的氣氛。如果要使主旨更明顯，更能發生客觀的效果；或者要顧到演出時的實際問題，如演員的缺少，舞台的不適用，經濟不足以購備該劇的用品；這時整理劇本，成為必要了，這任務也是導演的，他應當把劇本加以「再製作」。他要去了些劇本中不必要的，加強些重要的，同時又要使牠更適合於客觀的場合，減去演出的困難。

劇本修正好了，導演應當召集全劇的分子，開一次座談會，把劇本介紹大家，特別要說明本劇的主旨。並且把修改劇本的理由指出來，徵求大家的意見，或者再修正，要求通過。

劇本通過了，由會中交還給導演，導演就要在他自己手本上，記好排演時的演員動作的路線，音調，甚至表情動作等等。一本詳細而精密的手本，是很幫助導演的。

第一，導演要畫出兩個舞台面的草圖：正面的和鳥瞰的，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牠們可以幫助導演規劃人物動作的路線，可也以此而裝置舞台。這草圖大概可以根據劇本，但是必須要顧到牠構圖的美觀和實用而加以整理。然後導演可以剪一些小的紙片，上面標寫着人物，在他畫好的舞台面圖上移動着，舉行「假想排演」。這可使導演在排演時胸有成竹。把這「假想排演」的結果，記在手本上。

劇本上每一句話，都有輕重緩急的不同

，在手本上也要用特殊的記號標明起來，可以使演員有根據。

發音，聲調，路線（動作部位），表情等的計劃都在手本上記好了，完成了導演的劇本，他才可以把演員召攏來。分給他們劇本，同時支配角色。導演對於劇中人物的個性，早已應當把握住，同時，打算讓誰來扮演哪個角色，也應早早預定。支配角色時得注意，不要使劇中人的個性，太與演員違反，但也不要太接近。每次所有角色，又不要指定某人演某一類型。還有，演員間的身體，不能讓高矮肥瘦相差太遠而形成強烈的對比。男人不可扮女人，女人也不要扮男人。

支配角色，本來是一件最困難的事情，導演化在這上面功夫較多。他要使每一個個性，詳細介紹給演員，必要時，還得誠懇地向演員解釋要他擔任這個角色的理由。

角色支配好了，再要定一個排演日程，把排這戲需要多少日子，都要預算一下，定好了，按着牠去排。

在排演之前，導演一定得把各部門的草圖和表格計劃好：燈光的光源色彩和變化，聲響的製作和施用，服裝的圖樣，道具的數量和配置等等，都要詳盡地開出來，交給各部門負責的人去準備。

最後一步的準備工作，又要開一次全體大會，討論各單位的聯繫與統一。

現在，可以開始排演了。在排演日程裏面，各部門要同時開始工作。

第一次排演，只是大家坐攏來，朗誦劇本。目的在使每人的發音，語氣，聲調等的協調，顯示個性和表露劇中的情緒。要和上台時一樣，這需要幾次的練習，導演負責糾正。

第二次排演，演員可以拿着劇本在排戲的地方排練動作的路線，應當一幕全排，可以使演員有一個概念。

第三次以後，可以分節排，漸漸地注意到較細的動作，聲調，面部表情和路線的配合。

這樣，排到最後一遍。再全幕排一遍，加以修正。於是一幕戲算排成了。（多幕戲可以把幾幕輪流排）

排戲的地方，最好在舞台上。（街頭劇當在草場上。）或者找一塊和舞台差不多大小的房間也好，但最好把地位宿得小一點，因為戰時下鄉演舞台劇，台總是很小的。